



2128医疗救援队在地震灾区。

姐妹同赴灾区

5月12日我通过新闻了解到四川发生了大地震，看到一座座倒塌的楼房，一群群受伤的群众，我心里很难过。随着死亡和受伤者的统计数字急速增多，我再也无法平静地待在家中了，我非常焦急，虽然四川没有我的亲人和朋友，但我觉得此时那些受灾的人们最需要有人去帮助他们，去抢救伤员的生命，我是一名医生，我应该去灾区，去为灾区的同胞做点什么。那两天我只有一个想法：到四川去，到一线去！我把想法跟爱人一说，他说：“我支持，你去吧。”

5月16日上午，我开始拨打四川各受灾地区的红十字会的电话，多次努力后终于拨通了成都红十字会的电话，待我说明身份及想法后，对方要我暂时在家里等，需要时再通知我。5月19日上午10时许，我终于盼来了成都红十字会同意我赴灾区的电话。当得知我要去灾区时，妹妹胡玉新也要求一同前往。考虑到家住无锡的妹妹此次是回鹤壁探亲的，我不想让她去，但妹妹说：“虽然我不是医生，不能为受灾的人们看病，但我有力气，到灾区能干点啥就干点啥。”看到妹妹态度如此坚决，我想多一个人也是好事。我们姐妹俩一商量，在没有通知父母的情况下，当天中午连午饭也没吃就带了帐篷、方便面和一旅行包的药品匆匆登上了开往成都的2128次列车，我甚至没想到要和爱人、孩子告别，当时时间非常紧迫，真像去战场一样。

我们是2128医疗救援队

开往成都的2128次列车上，人很多，我和妹妹只能站着，当听说我们是支援灾区的志愿者时，马上有人起身让座，实在推辞不掉，只好坐下。我对面坐着一对四川梅县的夫妇，他们在延安打工，此次回去是为了修家中被损毁房屋。听说我和妹妹是志愿者，他们很热情，一路上格外照顾我们。他们还跟我讲起了四川的风景名胜、人文历史，说成都是个好地方，说那是一个你去了就不想回来的地方，是人间天堂……

5月20日中午，列车终于到达了成都。一下车，才知道这趟车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4位志愿者，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医务工作者，大家都大包小包带着药品、食物和水。我们简单商议后决定先到成都团市委，在成都团市委志愿者接待处，我们14人被安顿到大院的一个角落里歇脚，大伙儿没有人抱怨，互相认识着，这时有人提议以乘坐的车次作为我们这个团队的名字——2128医疗救援队。当时我们所在的院子很大，不断有新的团队报到，不时有执行任务归来的团队在此歇息，我们上前打听，知道有的刚从都江堰回来，有的刚从什邡回来，人来人往，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焦灼、期盼的神情。

最美的小提琴曲

5月20日下午5点多，我们2128医疗救援队被分配到

成都雅驰工业园参与搬运救灾物资。前往雅驰工业园的车上，也许是彼此不熟悉的缘故，气氛有些沉闷，不知谁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大家就跟着一同唱了起来，现场气氛变得很活跃，也激起了每位志愿者的斗志。当我们到达工业园时，这里已经有先期到达的两个志愿者团队，分别是辽宁方大集团志愿者队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组成的八方队。

当时仓库中已经堆满了救援物资——衣物棉被、食品饮料、药品药具、各种生活用品等，这些都被分类打包，等待以最快速度运往灾区，大家排成长队，物品在手中小心地传递着，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因为大家知道，这些物资不仅是全国人民对灾区人民的一片心意，更是灾区人民的救命物资。“您歇会儿，让我来。”“没事，我能行。”类似的对话不时传来，仓库里很闷热，但没有一个苦叫累，都拼了自己所有的力气在工作。

在这里，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年轻人几乎没什么分别了，一有活儿大家都是争先恐后抢着做。有时我们队里的物资搬运完了，我们就主动去帮助他们队，大家热情都很高，都不愿意去休息。我们队里的杨老师是音乐老师，得知汶川地震后，她背了一把小提琴就从北京赶来灾区，她说她要给灾区的孩子们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每当没有搬运任务，我们在周围待命时，杨老师就给大家演奏《我的祖国》、《团结就是力量》、《我和我的祖国》等，那些乐曲是我听过的最美的旋律，它让我们的心贴得更近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14名志愿者组成了2128医疗救援队(后排左起第二、第三位为胡玉红、胡玉新姐妹)。

当天八方队有一位女孩过生日，我们大家一起为她唱起了生日歌，女孩激动得当场流下了眼泪。我想她这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个特殊的生日。

天天吃泡面

5月23日，我们2128医疗救援队在搬运了两天物资后，又被分配到绵竹市广济镇。临行前，救援队队员们担心自己来时所带的药品不够，大家又凑了2000多元在成都买了大量的消炎药、外伤药等。到绵竹

市后，当地一名热心人帮我们联系了两辆志愿服务车。从绵竹市到广济镇，公路上一道道的裂缝，路边的残垣断壁和零散搭建的帐篷无声地诉说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司机师傅告诉我们，这里是地震的中心。车子一路颠簸，下午3时许，我们赶到了广济镇，找到了落脚的地方——一个尚未建成的金属制品厂厂房，当时房子部分墙体倒塌，钢结构顶暂无大碍，卸下装备，我们就带上药品匆匆到附近村庄给受灾群众看病。

我和救援队里的医务工作者白天负责到广济镇下属各村庄救治伤员，晚上则到附近驻扎的部队去给受伤的战士处理伤口。其他一些救援队成员到各村庄帮助受灾群众搭帐篷、清理垃圾、疏通下水道等。因为工作很累，晚上临睡前大家甚至没有力气去洗把脸。我在家时天天夜里做梦，到了灾区，可能是太忙了，夜里也不做梦了，甚至也顾不上想孩子。孩子小裕还不到4岁，在家时他如果回奶奶家住一晚我都会非常想他，但到了灾区根本顾不上想他，因为每一个志愿者脑子里都在想今天做什么，明天又有什么工作在等待。

因为不想给灾区添负担，我和妹妹及其他志愿者都是自己带着帐篷和方便面过来的。在灾区我们没有换洗过衣服，没有洗过澡，因为在这里水特别紧张，我们住的村庄根本没有水，每天需要步行一个多小时到镇上去拉水，所以大家平时用水都非常节省，一点也不舍得多用。吃方便面时我们没有用过碗，就是把方便面的包装袋打开，然后直接往袋子里

倒一点开水，刚好淹住面就行。虽然每天只能吃简单的泡面，可大伙儿干起活来还都特别有劲。

志愿者们太可爱了

在我们2128团队里，发生了太多感人的事。来自山东的张师傅生病了，虽然来时带有大量的抗菌药，可他一粒药也不舍得吃，只是为了把药留给受灾群众，他一直硬扛着；来自陕西的队员陈龙还是一名高三学生，他说即使放弃高考，也要



胡玉红(左)和妹妹胡玉新在灾区。

为灾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大伙儿对他高说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在队员的劝说下，5月底他才返回家；来自江西的队员小罗不仅给受灾群众治病，还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留给了灾区群众；上海的小杜是和延安的男友相约赶赴灾区的，为此他俩推迟了婚期，小杜因为太劳累中暑了，但他连几分钟都不舍得休息，仅仅吃了点药就又投入工作；来自湖北的肖医生在返回家乡前，觉得自己为灾区做的事情太少了，跑到一边悄悄落泪，后来他悄悄留下来，独自到绵竹市安县又工作了一周后才离开；来自东北的三位队员放弃了家中的生意，带着整整两箱的药品，坐了

辛苦的事，因为沿途多是山路，还要冒着余震的危险，但他们没有一个叫苦叫累和退缩的，他们做着一件不起眼却很伟大的小事。

我们听到的都是感谢

在灾区，我和志愿者们面对的不仅是痛楚，还有源源不断的感动。在给受灾群众看病时，我们教他们怎么吃药，用爱去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他们很感激，还把自己的食物送给我们，但我们说什么也不肯收。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第一不给当地政府添麻烦，第二不给灾区群众造成任何麻烦，因为我们多吃一口，他们就会少吃一口，我们多吃一碗饭，就给当地多添一点麻烦，所以我们坚决不接受灾区群众任何物质感谢。

在灾区，我们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谢谢你们啦，你们辛苦了。有你们的帮助，我们就不怕了，一定能够渡过难关。”在灾区，我们不仅看到大批救援者从四面八方赶来，也看到了灾区群众在大力开展自救互救，当时正是农忙的时候，在一片片倒塌的房屋旁边，绿油油的秧苗带给人们很大的希望，而一排排帐篷的旁边，“自强不息”的标语也让大家备受鼓舞。在灾区，大家就像一家人，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怀着共同的

我们付出不多回报却很大

因为不想让家人担心，我和妹妹赴灾区的事，只有我爱人知道，在灾区的这些天，我和爱人仅通过三次电话，因为我太忙，我也很少给爱人发短信，即使发信息，每次也只是“很好”、“平安”两个字。

由于妹妹胡玉新家在外公病危，妹妹必须赶回无锡。经过考虑，我决定先把妹妹送回，然后再择机返回灾区。5月28日，在返回鹤壁的前夕，我和妹妹给远在家乡山城区石林乡北唐宋村的父母打电话，父亲对我们姐妹说：“国家有大难了，你们到灾区出力是应该的，你们能这样做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咋会不支持呢？”

在返回家乡的途中，我和妹妹经常被感动着。在四川，听说我俩是河南的志愿者，司机师傅说什么也不肯让我们买车票，一路还格外照顾我们。一位四川大哥还给了我们很多李子，他说：“这是自家种的，带回去给孩子吃。”回到郑州已是29日的中午了，听说我俩是赴四川的志愿者，汽车站领导亲自把我们俩送上回鹤壁的车，车即将开动时，站领导又匆匆送来了两份盒饭，一位鹤壁老乡还专门下车为我们买来了饮料，当时我和妹妹说什么也不肯接受，车站工作人员说：“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别客气，拿着吧。”暖暖的亲情让我感动之余又觉得十分愧疚，我并没做什么，只是在尽我作为一名医生的职责而已，我们付出的不多，回报却很大，实在受之有愧！

这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记忆

回来后，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在灾区做得太少了，听说国家要招一些老师到四川支教，我就让爱人报了名，如果能选上，我就带着孩子和他一起赴灾区。在灾区的这9天我将终生难忘，在大灾面前，我真正感受到了我们中国人的团结和凝聚力，真正体会到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力量。这将是我最宝贵的一生的记忆。

(本版图片均由胡玉红提供)

“这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记忆”

——鹤壁志愿者胡玉红在川救援的日子

晚报记者 柯其其

